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三百十一至
六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薛炳文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神二十一

蕭曠

史遂

田布

進士崔生

張偃

裴氏子

韋駟

蕭曠

太和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憩于雙美亭時

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
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
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耶
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即甄皇后謝世陳思王遇
其魄於洛濱遂為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為洛神賦
託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為慕陳思王之
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魄遇王洛水之上叙其冤抑
因感而賦之覺事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有雙鬟持

茵席具酒殽而至謂曠曰妾為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
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
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
真蔡中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真
體物瀏灔為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
云翩若驚鴻婉若游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
今何在女曰見為遮須國王曠曰何為遮須國女曰劉
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

待汝父來作主即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
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王之處女善織綃于水府
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
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
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
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又曰雷氏子
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為龍有之乎女曰妄也
龍木類劍乃金金既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

入水為蛤野雞入水為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
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信其下搜劍不獲乃妄言為
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俱合終不說為龍任
劍之靈異且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
為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為龍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
木變化歸木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
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負重
引遠故為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鑒化其疾于

龍唇吻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
真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
食飲沆瀣若食燕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無信
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
大即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間聚其沙
塵或有鳥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拆生樹至于合抱龍
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
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暉若未

凝結如物在恍惚精奇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于芥子之內隨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墮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即老子所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洩露恐為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傳觴敘語情況昵洽蘭艷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久感

暢冥懷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雞
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筍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
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煙銷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
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酒壺愁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
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艷間夭桃自喜尋芳
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
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
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

足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養真妄當為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寶其珠綃多遊嵩嶽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復見焉

出傳記

史遂

會昌中小黃門史遂因疾退於家一日忽召所親自言初得疾時見一黃衣人執文牒曰陰司錄君二魂對事壘一魂主身不覺隨去出通化門東南入荒徑渡灞澂

陟藍田山上約行數十里忽見一騎執黑幡云太一
登殿已久罪人畢錄爾何遲也督之而去至一城甲士
翼門直北至一宮宮門守衛甚嚴有赤衣吏引使者同
入蕭屏間有一吏自內出曰受教受教使者鞠躬受命
宣曰史遂前世括蒼山主錄大夫侍者始則恭恪中間
廢墮謫官黃門冀其省悟今大夫復位侍者宜遷付所
司准法遂領就一院見一人白鬚鬚紫衣左右十數列
侍拜訖仰視乃少傅白居易也遂元和初為翰林小吏

因問曰少傅何為至此白怡然曰侍者憶前事耶俄如
睡覺神氣頓如舊諸黃門聞其疾愈競訪之是夕居易
薨於洛中臨終謂所親曰昔自蓬萊與帝謂武宗也有閭浮
之因帝於閭浮為麟德之別言畢而逝人莫曉也較其
日月當捐館之時乃上宴麟德殿也出唐年補錄

田布

唐相崔鉉鎮淮南盧耽罷浙西張薦罷常州俱經維揚
詣鉉鉉因暇日與二客方奕吏報女巫與故魏博節度

使田布偕至泊逆旅某亭者鉉甚異之復曰顯驗與他
巫異請改舍于都候之廨鉉趣召巫者至乃與神迭拜
曰謝相公鉉曰何謝神答曰布有不肖子黷貨無厭郡
事不治當犯大辟賴公陰德免焉使布之家廟血食不
絕者公之恩也鉉矍然曰異哉鉉為相時夏州節度奏
銀州刺史田穢犯賊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
赫怒曰賊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敵非
反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赤其族翌日鉉從容言於上

曰穢賊罪自有憲章然是宏正之孫田布之子宏正首
以河朔入覲奉吏員布亦成父之命繼以忠孝伏劍而
死今若行法以固邊圉未若因事宏貸激勸忠烈上意
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鉉未嘗一出口於親戚私昵
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素服而見焉
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奈何區區為愚婦人所使乎神
曰布嘗負此姬八十萬錢今方忍耻償之鉉與二客及
監軍使幕下共償其錢神乃辭去因言事不驗

梁楫李琪作傳

進士崔生

進士崔生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
路無人行惟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
戈甲二百許人若方鎮者生映樹自匿既過行不三二
里前之導從復迴乃徐行隨之有健步押茶器行甚遲
生因問為誰曰嶽神迎天官崔侍御也秀才方應舉何
不一謁以卜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健步許偵之既及
廟門天猶未曙健步約生伺之於門側入良久出曰白

侍御矣遽引相見甚喜逡巡獄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
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鼓樂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
赴宴約敕侍者祇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
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握手
話舊顏色憔悴衣服縑縷生曰丈人久辭人間何得至
此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敷水橋神
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迨不可濟知侄與天
官侍御相善又宗姪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投誠若得南

山甫神祇即粗免饑窮此後遷轉得居天秩矣生辭以
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為道之侍御尋亦罷宴
而歸謂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可余少頃公事
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
求告之侍御曰甫神似人間選補極是清資敷水橋神
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為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即復詣嶽
神迎奉生潛伺之歷聞所託嶽神果許之即命出牒
補署俄爾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甚整生

因出賀紫神泣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後一轉
便入天司矣今年渭水泛溢姪莊當飄壞一道所損三
五百家已令為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緡
相酬須臾紫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獄神出送生獨在
廟中歛如夢覺出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
復入關迴止別墅其夏渭水泛溢飄損甚多惟崔生莊
獨免莊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後船有絹五百疋明年果

擢第矣

出錄
異記

張偃

進士張偃者赴舉行及金天王廟前遇大雨於廟門避
雨至暮不止不及詣店遂入廟中門宿至四更聞金天
視事之聲嗚喝甚厲須臾聞喚張偃來日午時行至某
村為赤狸虎所食偃聞之甚懼候庭下靜遂于門下匍
匐而入自通名而拜金天曰汝生人何事而來遂具以
前事告金天金天曰召虎來須臾虎至金天曰與二大
獸食而代偃虎曰冤家合食他物代之不可金天曰檢

虎何日死有一吏來曰未時為某村王存射死金天曰
命張偃過所食時即行及行至前路果見人喧鬧問之
乃曰某村王存射殺赤狸虎果金天所言偃遂自市酒
求鹿脯親往廟謝之

出聞
奇錄

裴氏子

天水彭郡裴氏子咸通中於東閭學孤林法淫其親表
婦女事發繫獄每日供其飲食悉是孤林法神為致之
獄吏怪而謂其神曰神既靈異何不為免此刑神曰受

吾法者只可全身遠害方便濟人既違戒誓豈但王法
神亦不容也今之慇懃以酬香火之功竟笞殺之

出錄
異記

韋騶

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公子舉進士一不第
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屈節於風塵哉遊岳陽岳陽
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駛舟行溺於洞
庭湖騶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
估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為忽於

舟中假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昔為城守方聞讜正鬼神避之撒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二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儻求喪不獲即我之過當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悟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鈎緡果獲弟之屍於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為人果敢昔洞庭張樂是

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
世之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歎異以為

非據曲終乃寤

出甘
澤謠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神二十二

楚州人

陷河神

謬宗儒

滑能

柳晦

劉山甫

仝朱氏

李仲呂

新昌坊民

裴氏女

夏侯禎

徐煥

羅宏信

李曉

楚州人

近楚泗之間有人寄妻及奴婢數人於村落客遊數年
一日歸至村中長少相率攜酒訪之延入共飲酒酣甚
樂村人唯吹笛為樂神曲殆欲徹曙忽前舞者為著神
下語云大王欲與主人相見合與主人論親情此子大
驚呵責曰神道無欺我且無兒女與汝為親情神曰我
合聘得君妻可速粧梳少頃即來迎娶此子大怒村人
各散以為舞者村人醉言無識少頃即天明忽聞門外

馬嘶鳴此子大怪欲出自叱之乃見一胡神紫衣多髯
身長丈餘首出牆頭喚曰娘子可發去也此子不知所
以其妻於室中仆倒而卒

出原
化記

陷河神

陷河神者雋州雋縣有張翁夫婦老而無子翁日往溪
谷採薪以自給無何一日於巖竇間刃傷其指其血滂
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葉室之而歸他日復至其所因
抽木葉視之乃化為一小虵翁取於掌中戲玩移時此

物紛紛然似有所戀因截竹貯而懷之至家則啖以雜肉如是甚馴擾經時漸長一年後夜盜雞犬而食二年後盜羊豕鄰家頗怪失其所畜翁嫗不言其後縣令失一蜀馬尋其跡入翁之居迫而訪之已吞在蛇腹矣令驚異因責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殺之忽一夕雷電大震一縣並陷為巨湫渺瀰無際唯張翁夫婦獨存其後人蛇俱失因改為陷河縣曰蛇為張惡子爾後姚萇遊蜀至梓潼嶺上憩于路傍有布衣來謂萇曰君宜早還

秦秦人將無主其康濟者在君乎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葢還後果稱帝于長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獲遂立廟于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僖宗幸蜀日其神自廟出十餘里列仗迎駕白霧之中髣髴見其形因解佩劍賜之祝令効順指期賊平駕迴廣贈珍玩人莫敢窺王鐸有詩刊石曰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風鳳入九重城

出王氏
見聞

謬宗儒

黔南軍校姓蹇者不記其初名性鯁直貧而樂所居鄰
宣父廟家每食必先薦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蠻寇侵
境廉使閱兵擇將未獲蹇忽夢一人冠服若王者謂曰
吾則仲尼也媿君每傾心於吾吾當助若仍更名宗儒
自此富貴矣既覺喜而請行兼請易名是時人盡難之
忽聞宗儒請行遂遣之一戰而大破蠻寇餘孽皆遁黔
帥表上其功授朗州刺史秩滿詣京師累遷司農卿賜
賚復多數年卒官

出南楚
新聞

滑能

唐咸通中翰林待詔滑能基品最高有張生者年可四十來請對局初饒一路滑生請思久之方下一子張隨手應之或起行庭際候滑生更下又隨應之及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將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張曰不必前適某非基客天帝命我取公基耳滑驚愕妻子啜泣奄

然而逝

出北夢
瑣言

柳晦

柳晦河東人少有文學始以廕補咸通末官至拾遺因上疏不納乃去官廬於終南山一日入城訪故友於宣陽里忽遇一人求食晦與之此人但三黜而已晦怪而問之答曰吾陰府掌事者蒙君設食深愧於心君自此三年當為相言訖不見晦未之信也及黃巢犯闕求能擢者或薦晦巢乃馳騎迎之逼使為檄檄達行在僖宗知晦所作乃曰晦自求退非朕棄遺何訕謗之甚耶賊平議不赦巢命晦為中書舍人尋授偽相

出補錄
記傳

劉山甫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父官於嶺外侍從北歸
舟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天王祠因詣之見廟宇摧
頽香火不續山甫少有才思因題詩曰壞牆風雨幾經
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却由
人是夜夢為天王所責自云我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
此地何為見侮俄而驚覺風浪暴起殆欲沉溺遽起悔
過令撒詩板然後方定

出山甫
自序

余朱氏

咸通中有姓余朱者家於巫峽每歲賈於荊益瞿塘之
壩有白馬神祠余朱嘗禱焉一日自蜀迴復祀之忽聞
神語曰愧子頻年相知吾將捨茲境故明言與君別耳
客驚問神安適耶曰吾當為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
薄德於三峽民遂此升擢耳然天下將亂今天子亦不
久馭世也余朱復驚曰嗣君誰也曰唐德尚盛客請其
諱神曰固不可泄客懇求之乃云昨見天符但有雙日

也語竟不復言是歲懿皇升遐僖宗以晉王即位

出南楚新

聞

李仲呂

姑臧李仲呂咸通末調授汝之魯山令為政明練吏不敢欺遇旱請禱羣望皆不應仲呂乃潔齋自禱于縣二十里與山堯祠以所乘烏馬及騮人張翰為獻祭畢將下山雲霧暴起及平澤而大雨僕馬皆暴殞於是仲呂

復設祭圖僕馬于東壁

出三水小牘

新昌坊民

青龍寺西廊近北有繪釋氏部族田毗沙門天王者精
彩如動祈請輻輳有居新昌里者因時疫百骸綿弱不
能勝衣巫醫莫能療一日自言欲從釋氏因肩置繪壁
之下厚施主僧眠食於寺廡逾旬夢有人如天王之狀
持筋類綆以食病者復促迫之咀嚼堅韌力食衰丈遽
覺綿骨木強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馳逾月以力聞先
是禁軍懸六鈞弓于門曰能引其半者倍糧以賜至滿

者又倍之民應募隨引而滿於是服厚祿以終身

出唐
闕史

裴氏女

唐黃巢之亂有朝士裴某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葬瘞行及洛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詰之女云我為瀝水神之子強暴誘我歸其家其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笞之兼遜謝撫慰令人送來而旦夕未有所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為抱致於箱笥之中庶以魂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

於常爾後又言已有生處悲咽告辭而去

出北夢
瑣言

夏侯禎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一女子焉低鬟嚙蛾艷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左右圍數畝上擢三峯皆十餘丈森如太華父老云大初中斯地忽暴風疾雨一夕而止遂有此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立祠於前山山名女靈吾特來者也咸通末縣主

薄皇甫枚因時祭與友人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縱觀
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酌曰夏侯禎少年未有匹
偶今者仰覲靈姿願為廟中掃除之隸既舍爵乃歸其
夕夏侯生愴怵不寐若為陰物所中其僕來告枚走視
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之枚
命吏禱之曰夏侯禎不勝殘孽之餘至有慢言黷於神
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
一言而斃一國士乎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豈不

降鑒而使神滋虐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念張碩而動雲輶顧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閭一叫必貽幃箔不修之責言況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莫訖夏侯生康豫如故

出三水小牘

徐煥

弋陽郡東南有黑水河河濬有黑水將軍祠太和中薛用弱自儀曹郎出守此郡為政嚴而不殘一夕夢贊者云黑水將軍至延之乃魁岸丈夫鬚目雄傑介金附鞬

既坐曰某頃溺於茲水自以秉仁義之心未展上訴於
帝帝曰爾陰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為立祠河上當
保佑斯民言訖而寤遂命建祠設祭水旱災沴禱之皆
應用弱有葛谿寶劍復夢求之遂以為贈仍剗神前柱
并匣寘之外設小扉加扃鐃焉乾符戊戌歲大理少卿
徐煥以決獄平允授弋陽郡秋七月出京時方霖霖東
道泥濘歷峭函度東周由許蔡略無霽日既渡長淮宿
于嘉鹿館則弋陽之西境也時方苦雨淒風徒御多寒

色煥具酒祈之其夕乃霽煥由是加敬每春秋常祀必躬親之明年冬十月賊黨數千人來攻郡城煥堅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義陽時有無賴者以廟劒言於賊裨將將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曉出縱掠氛霧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執之令前導既越山霧開乃義營張周寨也卒與賊遇盡殺之張周親擒其首解其劒復歸諸廟至今時享不廢

出三水小牘

羅宏信

中和年魏博帥羅宏信初為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園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白鬚翁巫有宗千者忽詣宏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為此地主宏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宏信因令密之不朞歲果有軍變推宏信為帥宏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臨淮

王

出北夢
瑣言

李曉

唐乾寧中劉昌美為夔州刺史屬夏潦峽漲湍險里俗云濫瀕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掉以候之學士李嶢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昌美以水勢正惡止之嶢匆遽而行俄而舟覆一家溺死焉唯乳嫗一人隔夜為駭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永安鹽竈戶陳小奴掉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著窄白衫青袴執鐵蒺藜問嶢行程自云迎候乃乳嫗既蘇亦言於刺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上事朱門白壁寮吏叅賀又聞

云此行無乳嫗名遂送出水

出北夢
瑣言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神二十三

楊鑣

張璟

崔從事

王審知

張懷武

李玫

趙瑜

關承湍妻

李冰祠

鄭君雄

鍾離王祠

盤古祠

狄仁傑祠

葛氏婦

馬希聲

龐式

楊鑣

唐楊鑣相國收之子少年為江西從事秋祭大孤神鑣
悅神像之容偶以言戲之祭畢迴舟而見空中雲霧有
一女子容質甚麗詣鑣呼為楊郎云家姊多幸蒙楊郎
採顧便希迴橈以成禮也故來奉迎鑣驚怪乃曰前言
戲之耳神女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
言苟或中輟立恐不利於君鑣不得已遂諾之希從容

一月處理家事歸家理命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迎也
補闕薛澤與鑣有姻嘗言此事甚詳近者故鄧州節度
判官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
乘醉入泰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可乎自是歸家
精神恍惚似有召之者踰月而卒

出北夢
瑣言

張璟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至衡州犬吠灘
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為神所責璟以素業對之神為改

容延坐從容云有巫立仁者罪合族廟神為理之於獄
神無人作奏璟為草之既奏獄神許之廟神喜以白金
十餅為贈劉山甫與校書郎廖隲親見璟說其事甚詳

出北夢
瑣言

崔從事

福建崔從事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府所重奉使湖湘復
命在道遇賊同行皆死唯崔倉皇中忽有人引路獲免
中途復患店疾求藥無所途次延平津廟夢為廟神賜

藥三九服之驚覺頓愈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敬爨
為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
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過水
頭並不衝圯李宅

出北夢
瑣言

王審知

福州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王審知為
福建觀察使思欲制置憚於役力乾寧中因夢金甲神
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言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

甫往設祭祭未終海內寧怪俱見山甫憩於僧院憑高
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
雷乃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驛表以聞賜號甘棠港
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具

載其事

出北夢
瑣言

張懷武

南平王鍾傳鎮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者
廟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恍然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

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常為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
今配此廟為靈官既悟起視壁畫署曰五百靈官太虛
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游醴陵縣令陸生客之
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彬因問之許曰懷
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史也頃甲辰年大饑聞豫章獨
稔即與一他將各帥其屬奔豫章既即路兩軍稍不相
能比至五昌一隙大構尅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
攜劍上戍樓去其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

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彊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為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為汝等死兩軍為一無構難矣遂自刎於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一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感發死義之士故以肸鬻告人乎

出稽神錄

李玫

天祐初舒州有倉官李玫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為人言禍福多中淮南大將張顥專廢立之權威振中外玫時宿於灊山司命真君廟翌日與道士崔緝然數人將入城去廟數里忽止同行於道側自映大樹以窺之良久乃行緝然曰復見鬼耶曰向見一人桎梏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向廟而去是必為真君考呂也雖意氣尚在已不自免矣或問為誰久之乃肯言曰張顥也聞者皆懼共祕之不旬日而聞顥誅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

文武僧道於寺中既罷政復謂繻然曰向坐中有客為
二吏固揖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則團練巡
官陳絳也不數日絳暴疾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子親
見之

出稽神錄

趙瑜

明經趙瑜魯人累舉不第因厄甚因遊泰山祈死于獄
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
一廳事簾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為祈死對曰瑜

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歸耕之資湮厄貧病無復生意
故祈死耳良久聞簾中檢閱簿書既而言曰君命至薄
名第祿仕皆無分既此見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
授君君以此足給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
謝而出至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前視之乃書巴豆
九方於其上亦與人間之方正同瑜遂自稱前長水令
賣藥於夷門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
德陽親見其桐葉已十餘年尚如新

出稽神錄

關承湍妻

青城縣岷江暴漲漂墊民居縣民關承湍妻計氏有孩
提子在懷抱乃上木櫃為駭浪推漾大江唯見赤幘佩
刀者洎朱衣秉簡者安存之令洎縣溉植乃隨流泛泛
至縣溉為舟子迎拯而出子母無恙

出北夢
瑣言

李冰祠

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岷江漲將壞京口江灌堰上夜
聞呼噪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大風暴雨而火影不

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
旗幟皆濕是時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不加溢焉

出錄

異記

鄭君雄

鄭君雄為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士數千人在水東
灞內旗幟戈甲人物喧鬧與軍行無異不敢詰問警備
而已未曉密偵之大軍已去只三五人在後偵者問之
曰江關神也數年川府不安移在峽內今遠近安矣却

歸川中復視之有下營及火幕踪跡一一可驗焉

出錄異記

鍾離王祠

遂州東岸唐村云昔有一人衣大袖戴古冠幘立於道左語村人曰我鍾離王也舊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摧損今像泝流而止將至矣汝可於此為我立廟村人詣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至今禱祈皆驗或云初見時如道士狀

出錄異記

盤古祠

唐都縣有盤古三郎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
多為毆擊或道途顛蹶縣民楊知遇者嘗受正一明威
籙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
示以歸路俄有一炬火自廟門出前引至其家二十餘
里雖狹橋褊路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驚

下有
脫文

狄仁傑祠

魏州南郭狄仁傑廟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傑為魏州

刺史有善政吏民為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詣祠奠醢仁傑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傑初不飲酒詰之具以事對天后使驗問乃信莊宗觀兵河朔嘗有人醉宿廟廊之下夜分即醒見有人於堂陛下聲折咨事堂中有人問之對曰奉符於魏州索萬人堂中語曰此州虛耗災禍頻仍移於他處此人曰諾請往白之遂去少頃復至則曰已移命於鎮州矣語竟不見是歲莊宗分兵討鎮州至於攻下雨軍所殺甚

衆馬

出玉堂
閒話

葛氏婦

兗之東鈔里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齊王祠中有三郎
君祠神者巫云天齊王之愛子其神甚靈異相傳岱宗
之下樵童牧豎或有逢羽獵者騎從華麗有如侯王即
此神也魯人畏敬過於天齊朱梁時葛周鎮兗部署嘗
舉家婦女遊於泗亭遂至神祠周有子十二郎者其婦
美容止拜於三郎君前熟視而退俄而病心痛踣地悶

絕久之舉族大悸即禱神有頃乃瘳自是神情失常夢寐恍惚嘗與神遇其家懼送婦往東京以避之未幾其神亦至謂婦曰吾尋汝久矣今復相遇其後信宿輒來每神將至婦則先伸欠呵噫謂侍者曰彼已至矣即起入帷中侍者屬耳伺之則聞私竊語笑逡巡方去率以為常其夫畏神竟不敢與婦同宿久之婦卒

出玉堂閒話

馬希聲

湖南馬希聲嗣父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

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諫之飲
酒至中夜而退聞堂前喧譟連召希振復入見希聲倒
立於階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親信輿上以帛蒙首
翌日發喪以弟希範嗣位先是大將周達自南嶽迴見
江上雲霧中擁執希聲而去祕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
突入空堂即時而卒

出北夢
瑣言

龐式

唐長興三年進士龐式肄業于嵩陽觀之側臨水結菴

以居一日晨往前村未返菴內唯薛生東郡人也少年
純慤師事於式晨興就澗水盥漱畢見菴之東南林內
有五人皆星冠霞帔或縫掖之衣衣各一色神彩俊拔
語音清響目光射人香聞十餘步薛生驚異遍拜之問
薛曰爾何人生具以對又問爾能隨吾去否薛辭以父
母年老期之異日又曰爾既不去吾當書爾之背誌之
遂令肉袒唯覺其背上如風之吹書畢却入林中並失
其處斯須龐式至具述且示之背見朱書字一行字體

雜以篆籀唯兩字稍若官體貴人字餘皆不別薛生又以手捫之數字掣破色鮮如血數日香尚不銷後龐式登第除樂鄉縣令為叛帥安從進所殺薛氏子尋歸滑

臺殂於家

出玉堂
閒話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神二十四

清泰主

僕射陂

李泳子

譙又俊

劉峭

袁州老父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馬正彝

劉宣

黃魯

張鋌

郭厚

潯陽縣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鮑回

劉皞

崔鍊師

清泰主

唐清泰主乃晉高祖之婦兄也明宗始為太原將帥二主軍職未高因擊鞠入趙襄子廟俱見土偶避位而立甚訝之潛亦自負及明宗功高常危懼二主曰趙襄子終能致福邪爾後二主迭享大位

出北夢瑣言

僕射陂

乙未歲契丹據河朔晉師拒于瀘淵天下騷然疲於戰
伐翰林學士王仁裕奉使馮翊路由于鄭過僕射陂見
州民及軍營婦女填溢於道路皆執錯彩小旗子挿於
陂中不知其數詢其居人皆曰鄭人比家夢李衛公云
請多造旗幡置於陂中我見集得無數兵為中原剪除
戎寇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別獻此幡幟初未之信以
為祇言果旬月之間擊敗胡虜及使迴過其陂使僕者
下路訪于草際存者尚多

出玉堂
閑話

李泳子

蜀大理少卿李泳嘗歸郕城別墅過橋見一嬰兒以蕉葉薦之泳憐其形相魁異收歸哺養為子六七年能書善譚笑父母鍾愛之過於親子至十二歲經史未見者皆覽之如夙昔人皆謂之神智嘗獨居一室中閱書父母偶潛窺之見一人持簿書復有二童子接引呈過其子便大書數行却授之去父母異之來日因侍立泳歎曲謂之曰吾夜來竊有所覩汝得非判陰府事乎曰然

重問則唯拜不對泳曰陰府人間事意不同吾不欲苦
問汝宜善保子又拜却後六年一旦白父母兒只合與
少卿夫人為兒一十八年今則事畢來日申時却歸冥
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為之出涕泳問曰吾官至何答
曰只在大理少卿果來日申時其子卒故泳有退閒之
志未久坐事遂罷

出野人
閑話

譙人俊

羅江縣道士譙人俊壯年忽夢太山府君追之賜以黃

救補為杖直晝歸陽間夜赴冥府如此二十餘年常說
人間有命未終為惡者追生魂笞之其人在陽間之病
或貧乞是也往見親戚及里人被笞者明旦往視之皆
驗然恒願得免忽於冥間遇道士不言姓名謂曰爾何
不致名香晝於陽間上告南辰北極必得免又俊依此
虔告忽爾太山府君却追黃敕自是遂免因入道攻易

年八十餘

出野人
閒話

劉峭

辛酉歲金水主簿劉峭因遊雲頂山觀山廟盛飾一堂
有土偶朱衣據桮峭訝之詰於山主昭訥昭訥曰余三
夕連夢見王語近辟一判官宜設堂宇塑朱衣一官而
祀之故有此作峭不之信明年秩滿還成都遇都官員
外孫逢吉言其事逢吉曰頃為安仲古彌留之際語長
幼雲頂山王已具書馬聘禮辟吾作判官言絕儼然端

坐長逝

出撒
誠錄

袁州老父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為鄉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車僕甚盛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設食甚至徧及從者老父侍食於前因思長吏朝使行縣當有頓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覺之謂曰君疑我我不能復為君隱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厭於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從我求福我有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長者故從君求食爾食訖辭讓而去遂不見

出稽神錄

朱廷禹

江南內臣朱廷禹言其所親泛海遇風舟將覆者數矣
海師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載棄之水中物
將盡有一黃衣婦人容色絕世乘舟而來四青衣卒刺
船皆朱髮豕牙貌甚可畏婦人竟上船問有好髮髻可
以見與其人忙怖不復記但云物已盡矣婦人云在船
後掛壁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婦人取以食
四卒視其手鳥爪也持髻而去舟乃達廷禹又言其諸

親自江西如廣陵攜一十歲兒行至馬當泊登岸晚望
及還船失其兒徧尋之得於茂林中已如癡矣翌日乃
能言云為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長嘯有山禽數十
百隻應聲而至毛彩怪異人莫能識自爾東下時時吹
嘯衆禽必至至白沙不敢復入博訪醫巫治之久乃愈

出稽
神錄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時游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

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云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疟疾不能去因臥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烟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床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唯二卒在焉某即彊起問之答此茅將軍也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因而復臥及覺已日出不復見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輕健若無疾者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

之處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迴則村落皆立茅

將軍祠矣

出稽神錄

司馬正彞

司馬正彞者始為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遠而饑渴甚意頗憂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數間獨一婦人迎客為設飲食甚豐潔正彞謝之婦人云至都有好粉臙脂宜以為惠正彞許諾至建業遇其所知往溧水因市粉脂遺之具告其處既至不復見店但一神女廟因置所

遺而去正彛後為潯水令相傳云往往有遇之者未知

其審

出稽神錄

劉宣

戊寅歲吳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卧於死人
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
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賊退
宣乃得歸宣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
敢動後瘡愈肉不復生醫竟小偏十餘年乃卒

出稽神錄

黃魯

徐三誨為撫州錄事參軍其下幹力黃魯者郡之俚人
年少頗白晢有父母在鄉中數月一告歸歸旬日復來
一旦歸月餘不至三誨遣吏至其家召至家人云久不
歸矣於是散尋之又月餘乃見在深山中黃衣屣履挾
彈而游與他少年數人皆衣服相類捕之不獲魯家富
乃多募人伏草間以伺之數日果擒之而諸少年皆走
既歸問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納我為壻

他無所言留數日復失去又於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
後一日竟去遂不復見尋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
臨川人採石之所蓋石之神也

出稽
神錄

張鋌

張鋌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稱後為彭澤令使至縣宅堂
後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野禽羣巢其上糞穢積於堂
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鋌甚惡之使巫祈于神曰所為
土地之神當潔清縣署以奉居人奈何使腥穢如是耶

爾三日中當盡逐衆禽不然吾將焚廟而伐樹矣居二日有數大鶚奮擊而至盡壞羣巢又一日大雨糞穢皆淨自此宅居清潔矣

出稽神錄

郭厚

李宗為舒州刺史重造開元寺工徒始集將浚一廢井井中有斷碑其文不識是夜李宗夢一人自稱郭厚葬此前土寇犯闕天下亂僧輩利吾行資殺我投此井中今骸骨在是為我白我公幸葬我無見棄也主者以告

宗翌日親至井上使發之果得骸骨即為具衣衾棺槨
設祭而葬之葬日伍伯復仆地鬼如曰為我謝李公幽
魂處此已三十年藉公之惠今九州社令已補我為土
地之神配食於此矣寺中至今祀之

出稽
神錄

潯陽縣吏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施廬山使者廟
潯陽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嘗入城召一畫工俱往畫
工負荷丹彩雜物從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腰帶

投地畫工以為醉而隨之須臾復脫衣棄帽比至山中
殆至裸身近廟澗水中有一卒青衣白韋蔽膝吏至乃
執之畫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誰能得
會竟擒之坐於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廟中告人競
往視之卒已不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閱其出給
之籍則已乾沒過半進士謝岳親見之

出稽
神錄

朱元吉

烏江縣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風同行者

數舟皆沒某既溺不復見水道路如人間其人驅之東
行可在東岸山下有大府署門外堆壞船板木如邱陵
復有人運諸溺者財物入庫中甚衆入門堂上有官人
徧召溺者閱籍審之至某獨曰此人不合來可令送出
吏即引去復至舟所舟中財物亦皆還之恍然不自知
出水已在西岸沙上矣舉船儼然亦無濡濕

出稽
神錄

沽酒王氏

建康江寧縣解之後有沽酒王氏以平直稱癸卯歲二

月既望夜店人將閉外戶忽有紫衣數人僕馬甚盛奄至戶前叱曰開門吾將暫憩於此店人奔走告其主其主自出迎則已入坐矣主人因設酒食甚備又犒諸從者客甚謝焉頃之有僕夫執網繩百千丈又一人執櫟杙數百枚前白請布圍紫衣可之即出以杙釘地繫繩其上圍坊曲人家使徧良久白事訖紫衣起至戶外從者白此店亦在圍中矣紫衣相謂曰主人相待甚厚免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爾何為不可即命移杙出店於

園外顧主人曰以此相報遂去倏忽不見顧視繩杙已亡矣俄而巡使歐陽進邏巡夜至店前問何故夜深開門又不滅燈燭何也主人具告所見進不信執之下獄將以祆言罪之居二日建康大火自朱雀橋西至鳳臺山居人焚之殆盡此店四鄰皆為煨燼而王氏獨免

出稽

神錄

鮑回

鮑回者嘗入深山捕獵見一少年裸臥大樹下毛髮委

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殺我富貴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殺之無何回卒

出稽神錄

劉皞

漢宗正卿劉皞忽夢一人手執文簿殆似冥吏意其知人命祿乃詰之仍希閱已將來窮達吏曰作齊王判官後為司徒宗正卿皞自以朝籍已高不樂却為王府官職夢覺歷歷記之亦言於親友後銜命使吳越路由鄆州忽於公館染疾恍惚意其曾夢為齊王判官恐是大

四神天齊王也乃令親侍就廟陳所夢炷香擲筊以質之一擲果應宗卿以家事未了更將明懇神祈俟過海迴得以從命頻擲不允俄卒於郵亭

出搜神記

崔鍊師

晉州女道士崔鍊師忘其名莫知所造何道置輜車一乘傭而自給或立小小陰功人亦不覺一日車於路輾殺一小兒其父母訴官追攝駕車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車償死兒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鍊師處租來官司召

鍊師并繫之太守樂元福夜夢冥司崔判官謂曰崔鍊師我之姪女何罪而繫之夢覺召鍊師以夢中之言告之鍊師對曰某雖姓崔莫知是何長行俄而死兒復活周高祖聞而異之召崔鍊師入京仍擇道士往晉州紫

極宮修齋焉

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神二十五

梨山廟

吳延瑫

淫祠

餘光祠

鮑父廟

鮑君

張助

著餌石人

洛西古墓

豫章樹

狄仁傑櫟

飛布山廟

畫琵琶

壁山神

梨山廟

建州梨山廟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廟回貶為建州刺史後卒於臨川卒之夕建安人咸夢回乘白馬入梨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世傳靈應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構隙使其將吳某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劍甚利將行攜劍禱於梨山廟且曰某願以此劍手殺千人其夕夢人謂已曰人不當發惡願吾祐汝使汝不死於人之手既戰敗績左右皆

潰散追兵將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劍自刎而死

出稽神錄

吳延瑫

廣陵豆倉官吳延瑫者其弟既冠將為求婦鄰有媒嫗素受吳氏之命一日有人詣門云張司空家使召隨之而去在政勝寺之東南宅甚雄壯嫗云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公沒於臨安之戰故少人知者及至其家陳設炳煥如王公家見一老嫗云是縣君之坐頃之其女亦出嫗謂嫗曰聞君為吳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

嫗曰吳氏小吏貧家豈當與貴人為婚邪女因自言曰
兒以母老無兄弟家業既大事託善人聞吳氏子孝謹
可事豈求高門邪嫗曰諾將問之歸以告延瑫異之未
敢言數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鄰嫗之室乃張氏女與二
老婢俱至使召延瑫之妻即席具酒食甚豐皆張氏所
備也其女自議婚事瑫妻內思之此女雖極端麗然可
年三十餘其小郎年節少未必歡也其女即言曰夫妻
皆繫前定義如有合豈老少耶瑫妻聳然不敢復言女

即出紅白羅二疋曰以此為禮其他贈遺甚多至暮邀鄰嫗俱歸其家留數宿謂嫗曰吾家至富人不知耳他日皆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厨其高至屋因開示之一厨實以金二厨實以銀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即命掘之深尺餘即見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鬚白馬傍有一豕曰此皆禮物也廳之西復有廣廈百工製作畢備曰此亦造禮物也至夜就寢聞豕有如驚呼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為蛇所嚙也嫗曰蛇豈食猪者耶

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與秉燭視之果見大赤蛇自地
出縈繞其豕復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與嫗別忽召
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嫗曰吾有故近出少選當還即與
青衣凌虛而去嫗大驚其母曰吾女暫之天上會計但
坐無苦也食頃乃見自外而入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
吾以媒嫗在此固辭得還嫗婦益駭異而不敢言又月
餘復召嫗去縣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因嫗至葬葬于
揚子縣北徐氏村中盡室往會徐氏有女可十餘歲張

女撫之曰此女有相當為淮北一武將之妻善視之既葬復厚贈嫗舉家南去莫知所之婚後亦竟不成嫗歸訪其故居但里舍數間問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傳云張司空之居竟不得其是後十年廣陵亂吳氏之弟歸于建業亦竟無恙

出稽神錄

淫祠

餘光祠

漢靈帝初平三年起裸遊館盛夏避暑長夜飲宴醉迷

於天曉內官以巨燭投於殿下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焚其館宇至魏咸熙中其投燭之所冥夜有光如星時人以為神光于此立室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明帝

末稍除焉

出拾遺記

鮒父廟

會稽石亭埭有大楓樹其中朽空每雨水輒滿有估客攜生鮒至此輒放一頭於朽樹中村民見之以魚鮒非樹中之物咸神之乃依樹起室宰牲祭祀未嘗虛日目

為鮰父廟有禱請及穢慢則禍福立至後估客復至大笑乃求鮰臠食之其神遂絕

出劉敬叔異苑

鮑君

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罝以捕麀而得者其主未覺有行人見之因竊取麀去猶念取之不俟其主有鮑魚乃以一頭置罝中而去本主來於罝中得鮑魚怪之以為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因共置屋立廟號為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

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為說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

於是乃息

出抱朴子

張助

南頓人張助者耕於田中種禾見一李核意欲持歸乃掘取之以濕土封其根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其後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一豚

其目偶愈便殺豚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
得視遠近翕然互來請福其下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沲
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
核耳何有神乎乃斫去

出風
俗通

著餌石人

又汝陽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
市買數片餌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餌
餽著石人頭上及去忘取之後來者見石人頭上有餌

求而問之或人調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
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
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
初具雞豚後用牛羊為立帷幄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前
忘餌母聞之乃為人說無復往者

出抱朴子

洛西古墓

洛西有古墓穿壞多時水滿墓中多石灰汁主治瘡夏
日行人有病瘡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

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當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者轉多此水行盡於是賣者常夜竊運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賣水者大富或言其無神官家禁止遂填塞之乃絕

出抱朴子

豫章樹

唐洪州有豫章樹從秦至今千年以上遠近崇敬或索

女婦或索猪羊有胡超師云隱於白鶴山中時遊洪府見猪羊婦女遮列訴稱此神枉見殺害超乃積薪將焚之猶驚懼其樹上有鸛雀窠數十欲燒前三日鸛翔空中徘徊不下及四邊居宅櫛比皆是竹木恐火延燒于時大風起吹焰直上旁無損害遂奏其地置觀焉

出搜神記

狄仁傑檄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

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
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劒沙丘作禍於前望
夷覆滅於後七廟隳圯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塵魚豈
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貞符當四靈
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
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
測大符之所會不知歷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
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

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為殷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峰
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
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帷銷燼羽帳隨
烟君宜速遷勿為人患檄到如律令

出吳興
掌故集

飛布山廟

原闕

畫琵琶

原闕四
十四字

泊船書生因上山間步入林數十步上有一坡見
僧房院開中有牀牀塌門外小廊數間傍有筆硯書生

工畫遂把筆於房門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真不異
畫畢風靜船發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
是五臺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為村人傳說禮施求
福甚效書生便到楊家入吳經年乃聞人說江西路僧
室有聖琵琶靈應非一書生心疑之因還江西時令船
人泊船此處上訪之僧亦不在所畫琵琶依舊前幡花
香鑪書生取水洗之畫僧亦未歸書生夜宿于船中至
明日又上僧夜已歸覺失琵琶以告鄰人大集相與悲

歎書生故問具言前驗今應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潛隱
書生大笑為說畫之因由及拭却之由僧及村人信之

靈聖亦絕耳

出原
化記

壁山神

合州有壁山神鄉人祭必以太牢不爾致禍州里懼之
每歲烹宰不知紀極蜀僧善曉早為州縣官苦於調選
乃剝削為沙門堅持戒律雲水叅禮行經此廟乃曰天
地郊社薦享有儀斯鬼何得僭於天地牛者稼穡之資

爾淫其祀無乃過乎乃命斧擊碎土偶數軀殘一偶而
僧亦力困稍蘇其氣方次擊之廟祝祈僧曰此一神從
來蔬食由是存之軍州驚愕申聞本道而僧端然無恙
斯以正理責之神亦不敢加禍也

出北夢
瑣言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鬼一

韓重

公孫達

鮮于冀

盧充

談生

陳蕃

劉照

張漢直

范丹

費季

周式

陳阿登

韓重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
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
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閭門外三年重歸問其父母
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
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
相求謂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宛頸
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
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

鳳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
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歌畢歔歔涕流不能自
勝要重還家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憊不敢承命玉曰
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
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家玉
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
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
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

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玉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今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齋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烟然

出錄
異傳

公孫達

任城公孫達甘露中陳郡卒官將歛兒及郡吏數十人
臨喪達五歲兒忽作靈語音聲如父呵衆人哭止因呼
諸子以次教誡兒等悲哀不能自勝乃慰勉之曰四時
之運猶有始終人脩短殊誰不致此語千餘言皆合文
章兒又問曰人亡皆無所知惟大人聰明殊特有神靈
耶答曰鬼神之事非爾所知也因索紙筆作書辭義滿
紙投地遂絕

出列
異傳

鮮于冀

後漢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冀乃鬼見白日導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按定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畧言高貴不尚節畝壟之人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狠鄙有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

田宅妻子焉兼為差代以弭幽中之訟

出水經

盧充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麋中之麋倒復起充逐之不覺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麋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襖新衣曰府君以遺郎充著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為君索小女為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

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即獻款無復辭免便敕內盧郎已
來便可使女粧嚴既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粧嚴畢
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女已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
為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
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敕內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
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著
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捉襖衣與充相
問曰姻緣始爾此別悵悵何已今故致衣一襲被褥百

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見問其故充悉以狀
對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旁有犢車乍沈乍浮
既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
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碗并贈詩曰煌煌
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
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
運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充取兒碗及
詩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入市賣碗冀有識者有一婢識

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椀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敘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夫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椀著棺中可說得椀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為悲咽齋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椀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生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出搜神記

談生

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可年
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為夫婦且言我與
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為夫婦生一
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後盜照視之其腰已上生
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
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
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活者暫

隨我去方遺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後生持袍詣市睢陽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此必發墓乃取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冢冢完如故發視之果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談生復賜遺衣以為主壻表其兒以

為侍中

出列異傳

陳蕃

陳蕃微時常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婦夜產蕃不知夜三更
更有扣門者久許聞裏有人應云門裏有人不可前相
告云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
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
為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蕃聞而不信後十五年爲
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
墮棟亡沒

出幽
明錄

劉照

劉照建安中爲河間太守婦亡埋棺於府園中遭黃巾賊照委郡走後太守至夜夢見一婦人往就之後又遺一隻鎖太守不能名婦曰此姜蕤鎖也以金縷相連屈伸在人實珍物吾方當去故以相別慎無告人後二十日照遣兒迎喪守乃悟云云兒見鎖感動不能自勝

出錄

異傳

張漢直

陳國張漢直至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學左氏傳行後

數月鬼物持其妹爲之揚言曰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二量不借掛屋後柱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牖下皆忘取之又買李幼牛一頭本券在書篋中往索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妹新歸寧非其所及家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兄弟椎結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相隨漢直顧見家人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良以爲鬼也愴怳有間漢直乃前爲父說其本末如此

得知妖物之爲

出風俗通

范丹

陳留外黃范丹字史雲少爲尉從佐使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恚爲廝役小吏及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官幘詐逢刼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爲刼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幘丹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游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歿號曰貞節先生

出搜神記

費季

吳人費季客賈數年時道多劫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仍以著戶楣上臨發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探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行來歸還

出搜神記

周式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
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
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
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何忽視之式叩頭流血良
久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
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
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止適出門便
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

求不見連相爲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
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
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見來取便死

出法苑
珠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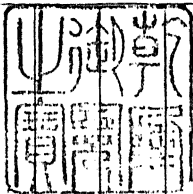
陳阿登

漢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旁小屋然火
因投宿至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家女自伴
夜共彈箜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絀汝欲知我
姓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

坐因說昨所見母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爾

靈出

怪集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六